近思錄集解

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始於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摸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屬呂

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於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時中謂有時而中之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說見論語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注云明所照

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若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
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學問原於思然所貴從容厭飫而自得不可務
心極慮而強通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
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

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説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講學）則理明而怪妖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學以明理爲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逈別（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逈然不同）須心潛

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潛玩聖賢意象蓋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末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

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爲先苟明有所不全從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具可得乎如孟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而勉強以爲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盡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

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眞知者知之至也眞知其是則順而行之莫能遏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資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眞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三者窮理之目當隨遇而究意

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爲要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只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說見尚書睿者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理久自通微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

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下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為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

身然一章一本皆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此所以當察也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豁然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夫亂理之煩而遽希一貫之妙或專溺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

不足有見
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致思則能通乎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睿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窮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次亦不難又曰從己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己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物異爲怪神妖爲姦見理未明自不能無疑雖得於人言亦未必信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察乎事物之原而諸妖異之所由興皆可識矣諸公所論但守之不

矣不爲異端所刼遷遷不已則物怪不須辯異端不必攻不逾時吾道勝矣學者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爲邪妄所奪又能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辯將自識破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習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不能堅守正論內懷疑端外爲邪敵久則所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

已任不以為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性者人心稟賦之理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造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實非須會者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彖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飜覆積習既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

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學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卷編緝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此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

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必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

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理本平直苟以呵嘔委曲之意觀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道遠近精粗無所不備故學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毋求飽居毋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求其深遠而過為穿鑿耶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顚

與段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畜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爲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

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充實之美美在己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爲一義

問學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淳

爾公雍字堂中子曰者有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君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遍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張

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令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同上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畧施爲之方乃於己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緊要謂綱領也

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畜書之肆而已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

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以下乃分論讀書之序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挈提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口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

儘多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味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喜歡便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悠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

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盡味夜思則思之熟然事心易氣而不失於鑿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孟極聖賢之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粗畢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傳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一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浹洽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情性涵養條暢於道德自然有感動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終日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說只平讀著意自足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掇猶沾綴拈掇地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價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

是辭詩爲辭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

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不

顯乎蓋言其顯也苟宜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

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道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

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

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本末一貫元不相離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

理敎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沿流而求源謂因言以求其意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尚尊用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厲無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

於辭不違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玩猶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辭爻之變可觀而占之義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乎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于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衆理會處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理故善

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注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閎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必欲窮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

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夬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當道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乾下艮上爲大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能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爲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而卦六五辭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爲內卦之上四爲外卦

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中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盖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一年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盖以不中為慊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爲君位四近君亦可以爲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乾坤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六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

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言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深攻其心故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理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

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爲之制節而後爭奪息尊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敎之孝悌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奠位而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爲惟其時而已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爲天統商正建
丑爲地統夏正建寅爲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
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
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
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人君雖欲倣而
爲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
爲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
亥月爲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
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把持天下故夫
謂漢家自有制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夫
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繆參諸天地而無違背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贊助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輿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祀事故不厭其華也韶舞舜樂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

天法而已故伊川引以爲猶耳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功利正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也其易見者蓋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損

功而節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全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政謂此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

通然後能造其微也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能深造微奧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道非無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讀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律令者五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成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爲一事故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

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更讀一經亦下文所論中庸春秋繫於窮理爲要然又須義理通明然後能察人事得失之幾識聖人裁制之權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之間取中則當洪水之時不躬乎胼胝之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

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爲按經爲斷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韓

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

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盡其規模至大

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一一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内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遍賅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之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財用不相涉也如此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擒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

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人情不相遠以己之意迎彼之志是爲得之詩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爲平易今以艱險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

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詩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

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大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則心存心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

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知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得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

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

之故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學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

近思録卷之四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

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依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則財成輔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威儀見於容

貌行義著
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卦彖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敗身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卦彖傳匕以載鼎實鬯秬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匕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懼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彖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欲而無私邪之見耳朱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

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內欲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己兩忘內外各定如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從事問辯而不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當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彼問

養心不兼動靜但此心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躰猶躰躰餘全躰謂全主宰以爲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illegible]

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而忠推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著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

誠毋不敬是

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又爲之不安者但有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爲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爲恭者作意以爲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躰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猶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有志問學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着意把捉則心已爲之動故愈差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棋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

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戩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

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爲氣所勝則所主者定

何有紛紜

明道先生曰某爲學時甚敬然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亂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至

令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

初何爲[illegible]心無所主不能定應之反累事耳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之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當然之則如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當罪誅舜何預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

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敵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任而化不滞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意懇至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曾點浴沂詠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寬平躰胖然舒肆而安和舒泰究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惟在謹獨謹獨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

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路

祀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清明而百姓究風化廣被而天下平盖惟上下乎感一於恭敬舉無乖爭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其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理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饗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程子實見得敬而見其敬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群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慾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文言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蓋有意然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

效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妙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然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不有躬無依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蒙卦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爲善事猶爲逐物而動者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之意即是誠若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至誠無以心外鑠擾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若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自然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行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本注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

固一矣然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

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須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若黜其聰明棄智若屏其知慮老氏之絕智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

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兇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邪用中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藏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日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于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

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主一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則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敬存于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外貌惰慢而心能敬

舜孳孳爲善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孳孳爲善亹亹不倦之意聖人爲善固無間嘿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卽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盤曲曰箕[illegible]踦曰踞箕踞乃怠惰之所形見學者皆須莊

敬持守積久自然安帖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若發之而當則無害也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

和不可謂之中也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於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

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著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

晝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曰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若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若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

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敬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

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然學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者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吉凶云爲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爲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然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持其志者有所守于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平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工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張南軒曰若他

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卓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出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外無物欲之撓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

巳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爲主也其違也暫而巳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爲賓也其至也暫而巳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太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巳不違乎仁後說則是仁不違乎巳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

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瀞則視明聽聰四肢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若未孰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有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害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

鑑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發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一己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卦彖辭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閡閉隔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因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